

10 元/本

(清) 李汝珍 著

镜花缘

下

《镜花缘》以神幻诙谐的手笔，勾画出一个虚幻的海外世界。「女儿国」、「君子国」、「两面国」里，发生的种种离奇神异的故事，在这个奇异的幻想世界里映射出了真实的社会现实，是作者对理想社会的向往。

【国学精粹文丛】

插图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

镜花缘

(清) 李汝珍 著

下

插图

【国学精粹文丛】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

镜花缘·下 / (清) 李汝珍著. —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0.1

(国学精粹文丛·第1辑)

ISBN 978-7-80766-129-0

I. 镜… II. 李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2927 号

责任编辑 黄跃珍

封面设计 乐 宇

图书策划 亮度图书

镜花缘·下

(清) 李汝珍 著

出 版 / 广东旅游出版社

地 址 /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

邮 编 / 510600

印 刷 / 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0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16

总印张 / 49.5

总字数 / 101 千字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766-129-0

总定价 / 60.00 元(全六册)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第六十八回

受荣封三孤膺救命
奉宠召众美赴华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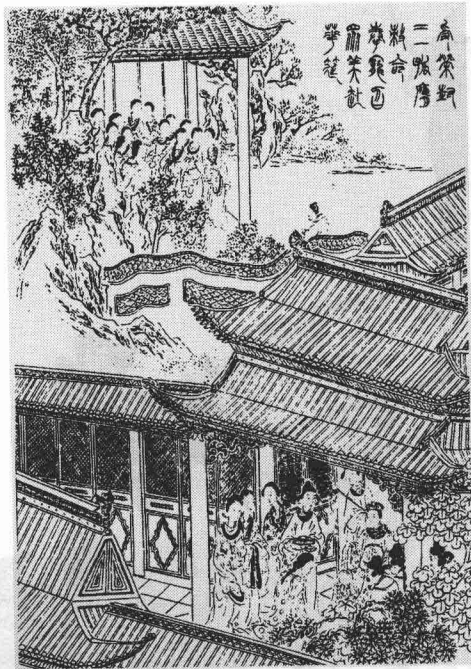
◎第六十八回

竟花緣

话说若花看罢表章，不觉滴泪奏道：“臣蒙皇上高厚，特擢才女，叠沐鸿施，涓埃未报，岂忍竟回本国？况臣自到天朝，业经两载，私制金瓯之颂，幸依玉烛之光，食德饮和，感恩恋阙。此时家难未靖，荆棘丛生，一经还乡，存亡莫保。臣稍知利害，岂肯自投罗网。尚祈皇上俯念苦衷，始终成全，即敕来使归国，俾臣得保蚁命。此后有生之年，莫非主上所赐，惟求格外垂怜。”连连叩首，泪落不止。武后见若花不愿回国，又爱他学问，心中也不愿他回去。无如业已收了国王许多财宝，究竟这个有贝之财胜于无贝之才，却不过“家兄”情面，只得说道：“你之所以出亡者，原惧西宫谗害之祸。今西宫已没，其子又殇，该国王除你之外，别无子嗣。况他情辞恳切，殊觉可怜，而且不惜重费，特于邻国借请飞车，可见望子甚殷。尔自应急急回去，善为侍奉，以尽为子之道，庶不失天伦之情。俟他百年之后，赞承藩服，翼戴天朝，这才是你一生一世的正事。且国王表内多是后悔之话，你纵百般委屈，看了这表，心中也该释然。朕意已决，不必再奏。今朕封尔为文艳王爵，特赐蟒衣一袭，玉带一条。可速返本国，下慰臣民之望，上宽尔父之心。即随来使去罢。”

若花连连叩首道：“臣蒙圣上天高地厚，破格荣封，虽粉身碎骨，不能仰报万一。第此时臣国西宫之患虽除，无如族人甚众，良莠不齐，每每心怀异志，祸起萧墙，若稍不留难，未有不遭其害。此国中历来风气如此，臣知之最悉，故不敢仍返故国。今蒙皇上谆谆劝谕，敢不凛遵。惟是臣离本邦业已二载，当日读书东朝，既未树援，此时回国，亦岂另有腹心？势甚孤而年又稚，安得不时切悚惶。倘蒙格外垂慈，许留字下，策其犬马之劳，万死不悔。如圣意必欲命臣归国，尚恳别开天地之恩，特派能事官娥三四人，伴臣数载，使族中无知之徒，知天朝大皇帝有钦差护卫之事，凭藉天威，自可消其异志。俟臣稍能自立，即敬送钦差还朝。如蒙俞允，臣当生生世世，永戴尧天，感且不朽！”武后道：“此事虽易，但朕跟前能事官娥不过数人，皆朕随身伺候，不可缺的。若使庸懦无能之辈跟随前去，不独教他们笑我天朝无人，反与尔事有碍。朕何惜此三四人，无如人才难得，这便何处？”

若花道：“臣意中虽有一人，惟恐冒渎天颜，不敢妄奏。”武后道：“这三人是何名姓？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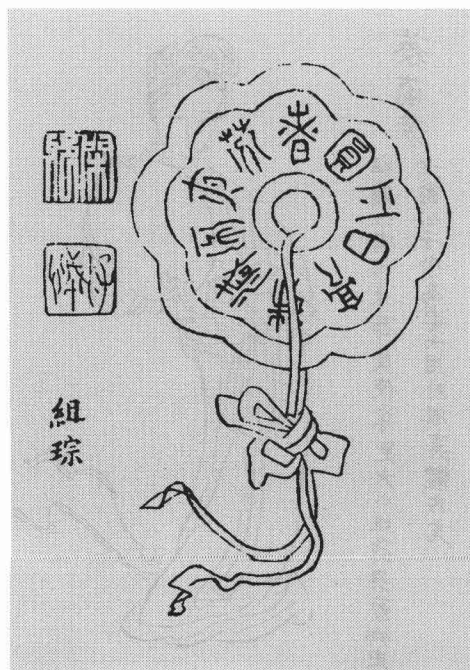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六六

是何等样人？你且奏来。”若花道：“这三人皆新中才女，殿试俱蒙特取一等。一名枝兰音，歧舌国人；一名黎红薇，一名卢紫萱，俱黑齿国人。向在外洋遇难，赖臣寄父林之洋陆续相救，带至天朝，适值女试，均沐恩荣。此三人文理尚优，遇事谨慎，足可为臣膀臂。倘蒙圣上俯如所请，敕此三人同去，臣得保全，没齿难忘。”武后道：“他们既是海外之人，趁此伴你回国，彼此倒觉有益。久后在彼，如能相安固妙；即或不然，亦可就近各归本乡。”因命近臣宣枝兰音、黎红薇、卢紫萱谕话。登时三人都到丹墀跪下。武后道：“朕命阴若花回他本国。你们本系海外之人，原拟各遣归国，今因阴若花奏请，特派尔等伴他回去，皆授为东宫护卫大臣，职有专司，钦承宠命。今授尔枝兰音为东宫少师学士之职，尔黎红薇为东宫少傅学士之职，尔卢紫萱为东宫少保学士之职。各赐蟒衣一件，玉带一条。限十日内即随来使护送若花回国。倘能竭忠翊赞，俟若花奏到，再沛殊恩。”说罢，命太监把笔砚分赐众才女，随即回宫。诸臣退出，众才女来到朝房。宝云面邀众人过去用饭。众人因要谒见孟老师并同考四位老师，惟恐回来过晚，再三辞谢，即到各处谒见完毕，各自散了。

闺臣同众人回至红文馆，刚进总门，只见婉如眼泪汪汪从外面哭至厅房，同众人坐下道：“俺们自从若花、兰音、红红、亭亭四位姐姐相聚以来，从无片刻分离。今被无道女儿国王把若花姐姐讨去，就如快刀把俺心割去。今太后又将兰音、红红、亭亭三位姐姐也教跟去，岂不把俺肝肺五脏全都割去？俺要这命何用？与其日后活活想死，倒不如一刀杀了，倒也干净！”说着，悲泣不已。众人无不落泪，若花更是哽咽难止。兰音、红红也都流涕，只有亭亭满面笑容，心中颇觉得意。婉如见他这样，不觉发话道：“俺把你这没良心的！你看俺们这样落泪，你不伤心也罢，为何反倒满面笑容？难道相聚这几年，你就这样狠心，毫无依恋么？大约你因太后封你做了少保，你就乐了！幸而是少保，若封做老保，还不知怎样得意哩！俺把你这没良心的混帐黄子！”

亭亭正色道：“少保何足为奇，愚姐志岂在此？我之所以欢喜者，有个缘故。我同他们三位或居天朝，或回本国，无非庸庸碌碌，虚度一生。今日忽奉太后敕旨，伴送若花姐姐回国，正是千载难逢际遇。将来若花姐姐做了国王，我们同心协力，各矢忠诚，或定礼制乐，或兴利剔弊，或除暴安良，或举贤去佞，或敬慎刑名，或留心案牍，扶佐他为一国贤君，自己也落个女名臣的美号，日后史册流芳，岂非千秋佳话？那知婉如妹妹不明此义，只图目前快聚。你要晓得，再聚几十年，也不过如此，与若花姐姐有何益处？若说愚姐毫无依恋，我们相聚既久，情投意合，岂不知远别为悲？况闺臣妹妹情深义重，尤令人片刻难忘，何忍一旦舍之而去？然天下未有不散的筵席。且喜尚有十日之限，仍可畅聚痛谈。若今日先已如此，以后十日岂不都成苦境？据我愚见，我们此后既相聚无几，更宜趁



时分外欢聚为是。此时只算无此一事，暂把离别二字置之度外，每日轮流作东，大家尽欢；俟到别时，再痛痛快快哭他一场，做个悬崖撒手，庶悲欢不致混杂。而且欢有九日之多，悲不过一时，若照婉如妹妹只管悲泣，纵哭到临期，也不过一哭而别，试问此十日内有何益处？古人云：‘人生行乐耳。’此时离行期尚远，正当及时行乐，反要伤悲，岂不将好好时光都变成苦海么？”几句话把众人说的登时眼泪全无，个个称善。闰臣道：“我们自从殿试授职之后，连日进朝匆忙，尚未吃得庆贺筵席。今日妹子就遵亭亭姐姐之令，先做东道主人。”婉如道：“明日俺也做个主人。”闰臣命人预备酒席。亭亭即将此事写了家书，托多九公寄去，以安缙氏之心。

只见门上来回：国舅过来。若花仍命请到书房，随即出去相见道：“阿舅前者回去，走了几日到家？阿父身上可安？”国舅道：“我自那日别了贤甥，幸遇顺风，走了六日，即到本国。不意国主因想念贤甥，业已成疾，及至看见回书，更自悲恸不止。再三踌躇，只得备了许多财宝，并表章一道，命我再来天朝，敬献大皇帝，恳其敕令贤甥还国。惟恐飞车装了财宝行走不快，又到周饶借了二车，三车分装，甚觉轻便，兼遇顺风，所以走了五日，即到此地。适阅邸报，知有三位钦差同去。现在我们主仆两个，连贤甥共计六人，三车还不过重，即使路上多走几日，这也无妨。”因从怀中取出表章底稿，递给若花道：“我恐贤甥今日在朝，未将此表细看，特将底稿带来，贤甥细细一看，就知道国主悔过想念贤甥的至情了。”说罢辞去。

若花托多九公分付长班打听住处，以便过去拜望。随即进来，把底稿给众人看了，莫不点头嗟叹。婉如道：“这个稿子兰音、红红、亭亭三位姐姐都要记在心里。日后若花姐姐做了国王，这些笔墨都是不能免的。”亭亭道：“此表不独典雅恳切，并且对的字字工稳。若教我们动手，岂能有此巧思？岂但我要记熟，只怕你们做词臣的更要揣摩哩！”小春道：“姐姐说他对的工稳，只怕‘孤雏’对‘党类’，似乎远些。”亭亭听了，不觉扑嗤笑了一声。正要开谈，只见多

九公进来，对若花道：“适才打听国舅住处离此甚近，已分付他们套了车子，何不就去一拜？”若花匆匆去了。

闰臣向阳墨香道：“若花、兰音、红红、亭亭四位姐姐不日就要远别，闻得姐姐丹青甚佳，妹子要画个长安送别图，大家或赠诗赠赋，不拘一格。姐姐可肯留点笔墨，传到数万里外，也是自古画师未有的佳话。”大家都道：“如此极妙。”阳墨香道：“妹子虽画的不好，却要洒点墨雨，替他去压风涛。少时先画个稿子，俟姐姐改正定了，我再慢慢去画。这比不得寻常画债，可以歪着良心，随意涂抹的。”小春道：“妹子明日也做两首送别诗。就只写的不好，只好求书香姐姐替我写写。”婉如道：“你求书香姐姐，俺只好托月芳姐姐了。”舜英道：“据我愚见，二位姐姐的诗也托人代做才好。若要自做，恐怕还有茅厕那股气味哩！”说笑间若花业已回来。只见管门家人拿着许多

蔡
蘭
芳

祖籍江南河東節度使章更大小姐許與蔡御史
老爺公子學為妻女用外膳真體內充



帖子进来道：“卞老爷着人下帖，请诸位才女明日午饭，并有早面，请早些过去。”众人都将帖子留下，回覆来人，明日清晨过去。

原来宝云从朝中散后，同众人拜过各位老师，带着六个妹子回家，见了卞滨，把女儿国进表及赐笔砚各话告诉一遍。卞滨道：“我只当阴若花是女儿国民人，原来却是一位储君。那知你们才女榜上，却有一位国王、三位宫保在内，倒也是段佳话。散朝之后，为何不将他们邀来？”宝云道：“大家因谒见孟家姑夫并同考四位伯伯，天已不早，都再三致谢，各自散了。”卞滨道：“也罢，索性明日备个戏酒，请他们过来。”宝云道：“戏倒可以不用，只备两顿饭，我们倒可叙叙。他们都是外省居多，大约早晚也要请假回去。连日虽在一处，因过于拘束，不能畅谈；明日这一聚，大家说话还说不清，那里还能看戏？”卞滨点点头，即到外边吩咐家人卞彪

预备请帖。卞彪道：“这个帖儿从没备过，请示怎样写法？”卞滨笑道：“正是。我倒忘了，还没告诉你。这个帖儿只消一个封套，一个红签，一个单帖。那帖子上首只写‘初九日’，不必写‘候光’‘候叙’的话，下首只写某人拜订。那签子上就照殿试的名次，即如第一名是史幽探，你把签字当中写‘史才女’三个大字，旁边添一行小字，写‘钦取第一等第一名’八个字。其余都照这样写去就是了。”卞彪答应，随即下帖，并命看园的各处多备桌椅。

次日清晨，卞滨吩咐家人备了二十五桌酒席，就在凝翠馆摆列。原来这凝翠馆对面是个戏台，两旁都是丹桂。桂树之外，周围山石堆成一道松岭，四面接连俱是青松翠柏，把这凝翠馆团团围在居中，极其清雅。卞滨每逢做戏筵宴，就在此地起坐，取其宽阔敞亮。若到桂花盛开之时，衬着四围青翠，那种幽香都从松阴中飞来，尤其别有风味，所以又名“松涛桂液之轩”。卞滨命人把这二十五席正面向南，由东至西分做五行摆开，每行五席，每席四座。正在分派，部中来请议事，因命宝云在家接待，即匆匆去了。不多时家人来报众才女到了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十九回

百花大聚宗伯府
众美初临晚芳园

话说卜滨去后，家人来报：“孟府、蒋府、董府、掌府、吕府诸位小姐到了。”宝云携着妹子彩云、锦云、紫云、香云、素云、绿云连忙迎出。只见孟兰芝、孟华芝、孟芸芝、孟芳芝、孟琼芝、孟瑶芝、孟紫芝、孟玉芝、蒋春辉、蒋秋辉、蒋星辉、蒋月辉、蒋素辉、蒋丽辉、董宝钿、董翠钿、董珠钿、董花钿、董青钿、掌红珠、掌乘珠、掌骊珠、掌浦珠、吕尧蕙、吕祥蕙、吕瑞蕙一齐进来，大家见礼。因成氏夫人偶患头晕，懒于见客，于是都在厅房坐下。紫芝道：“前在公主府内，也是我姊妹们三十三个先会面，今日不期而遇，又是如此。据我看来，只怕还是签上前三三、后三三的余波哩。”玉芝道：“前日在那里弹琴、下棋、马吊、投壶、花湖、十湖、状元筹、升官图，很够顽了，偏偏公主又要联韵。及至轮到妹子，又是险韵，想了许多句子，再也压不稳。那时心里一急，把点饮食存在心里，亏得吃得许多普洱茶，这才好了。前日还亏尧蕙、尧春二位姐姐同公主弹琴，才免了许多诗。今日宝云姐姐务要想个好顽的，若再教我搜索枯肠，那真坑死人了！”

只见家人拿着许多名帖进来，原来是红文馆所住的唐闺臣、林婉如、洛红蕖、廉锦枫、黎红薇、卢紫萱、枝兰音、阴若花、田凤翔、秦小春、颜紫绡、宋良箴、余丽蓉、司徒斌儿、林书香、阳墨香、崔小莺、蔡兰芳、谭蕙芳、叶琼芳、褚月芳、燕紫琼、张凤雏、姜丽楼、易紫菱、薛蕙香、姚芷馨、魏紫樱、尹红萸、章兰英、邵红英、戴琼英、由秀英、钱玉英、田舜英、井尧春、左融春、廖熙春、邝芳春、邝锦春、邹婉春、陶秀春、潘丽春、施艳春、柳瑞春、缙瑶钗四十六位才女到了。宝云方才迎接进内，接着史幽探、袁萃芳、纪沉鱼、言锦心、谢文锦、师兰言、陈淑媛、白丽娟、国瑞徵、周庆覃、米兰芬、窦耕烟、印巧文、祝题花、钟绣田、苏亚兰、花再芳、宰银蟾、宰玉蟾、闵兰荪、毕全贞二十一位才女也都到了。大家见礼，都命丫环到成氏夫人跟前请安道谢。

宝云把众人让到花园，走了几层庭院，众人啧啧赞美，进了凝翠馆，随便散坐。茶罢，略叙寒温，又上了两道杏酪、莲子汤之类。宝云道：“家父今早本在家恭候，原想见见诸位姐姐，因部里两三次来请，立等议事，只好去了。”孟兰芝道：“闻得妹子叔叔说，连日因剑南平定，会议善后事宜，并有遣使敕封外国等



事,所以甚忙,大约都要在部里住几天才能回来。我们趁此倒好畅聚。我家叔叔因凝翠馆宽敞,意欲明日在此奉请诸位姐姐聚聚,少刻备帖过去,务必要求赏光早降。”史幽探道:“妹子们所送贽见,诸位老师都不肯收,已觉抱歉,反要叨扰,更令人不安。既承老师赐饭,我们自当过来,姐姐千万不可费事。”兰芝道:“不过便饭,有何费事。”

宝云命人调摆桌椅,因向众才女道:“今日是便饭,不过奉请过来,大家聚聚。我们就把早饭用了,也好园中各处走走,说说闲话。”说罢,带着六个妹子上来,请史幽探首坐。幽探连连摇手道:“诸位姐姐,今日在老师府上,非往日可比,可讲不得客情。况一同殿试,就是同年,比我年长的,就是我的姐姐,自然该他上坐;比我年幼的,就如我的妹妹,我也不让,竟自僭他。若必要妹子上坐,那是断断不敢遵命。”毕全贞道:“姐姐不要过谦。若论坐位,自应仍按名次,既不费事,又省彼此推让。至于序齿,虽有履历可查,但此中年岁相同的甚多,若再叙起月份、日子的先后,却更费事了。”幽探道:“今日难得大家相聚,天时甚早,何妨借此叙叙月份,岂不更妙?”紫芝道:“姐姐要问月份、生日,平时闲谈,可以问得,若因这个坐位序齿,你想谁肯比谁大呢?即如我是十四岁,他也是十四岁,他要问我月份,我就说是腊月的;再要问我日子,我就说是三十日亥时生的。你想这里同岁甚多,设或都说腊月三十日亥时生的,难道你还替他分上四刻、下四刻么?”幽探笑道:“这紫芝妹妹倒说得有趣。”因又望着众人道:“诸位姐姐莫讲别人,即如我们,若论年纪,要算全贞、再芳两位姐姐长些。我们若是上坐,却教两位年长的坐在末席,这如何使得?不但妹子心里不安,只怕诸位姐姐也觉不安罢。”

毕全贞道:“姐姐,这可论不得年纪!况今日这个坐儿,已是久已定就,应该姐姐第一位,谁人敢僭?就是妹子的末席,也是久已定就的。姐姐如不信,问再芳姐姐就知道了。”花再芳道:“正是,我倒忘了。妹子正要告诉诸位姐姐这件奇事。前者部试,我同闺臣、全贞两位姐姐坐的甚近,一时说说闲话。我说:‘今日我们在此相聚,大约到了殿试,我就没份了。’闺臣姐姐听了,他暗暗说道:‘我要说出来,你们莫怪。将来殿试,你是倒数第二,全贞姐姐是倒数第一。’他说他是第十一名。那第一的名叫史幽探,第二哀萃芳。当时我都写下记了。如今看起来,不但名姓相符,连次序也不错。这不是一件奇事么?”众人都诧异道:“这是怎讲?那时榜还未定,倒都晓得了,难道闺臣姐姐未卜先知,是位活神仙么?”紫芝道:“这话真闷死人,不懂是个甚么讲究。这比芸芝姐姐起的课还奇。他不过断个日子,不像这个连名姓、等第都有了。”宝云道:“却是前者殿试,闺臣姐姐奏对,说是因梦命名的,其中必有缘故。倒要请教姐姐谈谈。”闺臣道:“提起此话,真也奇怪。前日若非先对再芳、全贞二位姐姐说过,只怕今日平空



孟華芝

河南人御史臺大夫孟諱二小姐
善懷沈容文史優裕



说起,连大家也不信。此话甚长,诸位姐姐请坐,妹子才好细讲。”紫芝道:“好姐姐,你说罢,那里把脚就站大了!”

闰臣道:“这件异事却是妹子因到海外寻亲,亲眼所睹的。今日既要细谈,必须起根发由说起,诸位姐姐才明白。当日家父因中后被议,未免灰心,想到海外领略山水之奇,借此消遣。适值家母舅要到外洋贩货,于是一同航海,所有经过崇山峻岭以及海外各国,处处上去游玩。及至货物卖完,忽然起了风暴,那船随风逐浪,飘了数日,飘到一座小蓬莱山下。家父因山景甚佳,上去游玩,谁知竟是一去不归。”紫芝道:“妹子记得古人书中所载海外各国都是奇奇怪怪,并且长人其长无比,小人其小无对,还有以土为食的,又有以鱼皮为衣的。以此看来,饮食衣服都与我们不同了。既然不同,为何又

买我们货物?不知当初所卖何物?”闰臣道:“货物甚多,妹子那里记得。适闻姐姐所说长人、小人之话,我却想起当日在长人国、小人国曾卖两件货物,却大获其利。长人国卖的是酒坛,小人国卖的是蚕茧。你道为何带这两样货物?”未知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

述奇形蚕茧当小帽 谈异域酒坛作烟壶

话说唐闰臣道:“我母舅带那蚕茧,因素日常患目疾,迎风流泪,就要带些出去,既可熏洗目疾,又可碰巧发卖。他又最喜饮酒,酒量极大,每到海外,必带许多绍兴酒,即使数年不归,借此消遣,也就不觉寂寞。所有历年饮过空坛,随便搁在舱中,堆积无数。谁知财运亨通,飘到长人国,那酒坛竟大获其利。嗣后飘到小人国,蚕茧也大获其利。”紫芝道:“那个长人国想来都喜吃酒,所以买些坛子好去盛酒。但那蚕茧除洗目疾,用处甚少,他却买他怎么?难道那些小人都有迎风流泪的毛病么?”闰臣笑道:“他们那是为此。原来那些小人生性最拙,向来衣帽都制造不佳。他因蚕茧织得不薄不厚,甚是精致,所以都买了去,从中分为两段,或用绫罗镶边,或以针线锁口,都做为西瓜皮的小帽儿,因此才肯重价买去。”紫芝道:“这样小头小脸,倒有个意思。我不愁别的,我只愁若不钉上两根帽绊儿,只用小小一阵风,就吹到爪哇国去了。请教那长人国把酒坛买去,又有何用?”闰臣道:“说来更觉可笑。原来那长人国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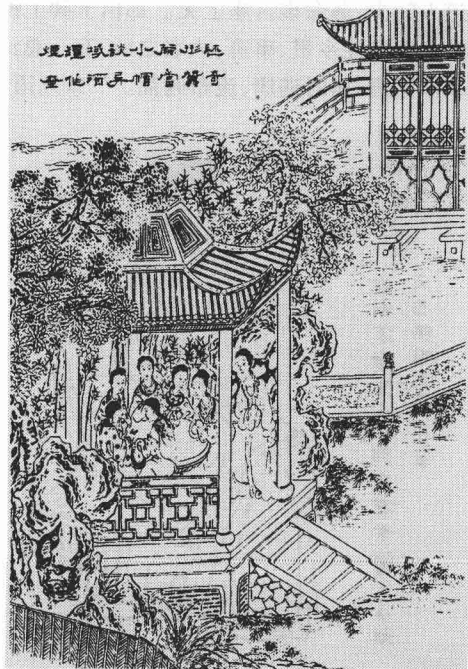
喜闻鼻烟，他把酒坛买去，略为装潢装潢，结个络儿，盛在里面，竟是绝好的鼻烟壶儿。并且久而久之，还充作老胚儿；若带些红色，就算窝瓜瓢儿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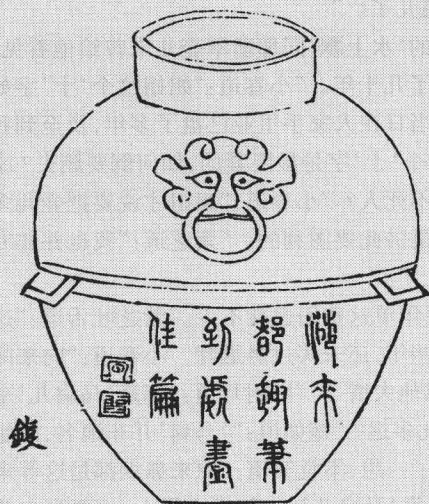
紫芝道：“原来他们竟讲究鼻烟壶儿。可惜我的‘水上飘’同那翡翠壶儿未曾给他看见，他若见了，多多卖他几两银子，也不枉辛辛苦苦盘了几十年。”小春道：“姐姐这个‘十’字如今还用不着，我替你删去罢。”紫芝道：“我那壶儿当日在人家手里业已盘了多年，及至到我手里，又盘好几年，前后凑起来，岂非几十年么？这个‘十’字是最要紧的，如何倒要删去？幸亏姐姐未在场里阅卷，若是这样粗心浮气，那里屈不死人？”小春道：“姐姐才说要把壶儿多买几两银子，原来你顽鼻烟壶儿并非自己要顽，却是借此要图利的。”紫芝道：“我也并非专心为此，如有人爱上我的，少不得要赚几个手工钱。”

小春道：“我见姐姐于这鼻烟时刻不离，大约每年单这费用也就不少。”紫芝吐舌道：“这样老贵的如何买得？不瞒姐姐说，妹子自从闻了这些年，还未买过鼻烟哩。”小春道：“向来闻的自然都是人送的了？”紫芝道：“有人送我，我倒感他大情了。”因附耳道：“都是‘马扁儿’来的。”小春道：“马扁儿这个地方却未到过，不知离此多远？”婉如道：“‘马扁’并非地名，姐姐会意错了。你把两字凑在一处，就明白了。”小春想了一想，不觉笑道：“原来鼻烟都是这等来的，倒也雅致，却也俭朴。但姐姐每日如此狠闻，单靠‘马扁儿’，如何供应得上，也要买点儿接济罢？”紫芝道：“因其如此，所以这鼻烟壶儿万不可不多，诸如玛瑙、玳瑁、琥珀之类，不独盘了可落手工钱，又可把他撒出去，弄些鼻烟回来。设或一时‘马扁儿’来的不接济，少不得也买些干钏儿或玫瑰露勉强敷衍。就只干钏儿好打喷嚏，玫瑰露好塞鼻子，又花钱，又不好，总不如‘马扁儿’又省又好。”

小春道：“他们诸位姐姐都要听闺臣姐姐讲外国话，我们只顾打岔，未免不近人情。妹子只问问鼻烟高下，就不问了。”紫芝道：“若论鼻烟，第一要细腻为主，若味道虽好，并不细腻，不为佳品。其次要有酸味，带些椒香尤妙，总要先嗅着，觉得一股清芬直可透脑，只知其味之美，不见形迹，方是上品。若满鼻渣滓，纵味道甚佳，亦非好货。”小春道：“姐姐近日‘马扁儿’不知可有酸的？我要请教请教。”紫芝从怀中取出一个翡翠壶儿，双手递过去。小春慌忙抢进一步，双手接过来，倒出闻了一闻，只觉其酸无对，登时打了几个喷嚏，鼻涕眼泪流个不住，不觉皱眉道：“姐姐，为何如此之酸？”紫芝又附耳道：“这是妹子用‘昔酉儿’泡的。”小春道：“‘昔酉儿’是何药料？卖几两银一个？我也买两个。”婉如笑道：“他这‘昔酉儿’也同‘马扁儿’一样，都有拆字格。”小春听了，这才明白。

紫芝道：“请教闺臣姐姐，这个长人国闻鼻烟，还是偶尔一闻，还是时刻闻呢？”闺臣道：“据说那些贫穷人家，没钱购买，不过偶尔一





见了，也都重价买去，把盆底圆眼用玛瑙补整，都做了牛眼小烧酒杯儿。”

宝云道：“伯伯上山一去不归，府上可曾有人去寻访？”闰臣道：“后来妹子得知此信，即同母舅到了小蓬莱。蒙若花姐姐伴我登了此山，寻访将及半月，忽见迎面有一五色亭子，上书‘泣红亭’三个大字。亭中设一碧玉座，座上竖一白玉碑，两旁有副对联，写的是：‘红颜莫道人间少，薄命谁言座上无。’那白玉碑上镌着一百位才女名姓，原来就是我们今日百人，名姓之下各注乡贯、事迹。人名之后，有一总论，论后有一篆字图章，镌着四句，是：‘茫茫大荒，事涉荒唐，唐时遇唐，流布遐荒。’”紫芝道：“后面两句，岂非教姐姐流传海内么？”闰臣道：

“妹子因此把碑记抄了来。后遇一樵夫，接得父亲家信，催我作速回家，即赴考试，俟中过才女，父女方能会面，因此匆匆回来。”

紫芝道：“姐姐且把碑记取来，大家看看。”闰臣道：“这个碑记带回岭南，不意却被一个得道白猿窃去。”宝云道：“此猿从何而来？”闰臣道：“此猿乃家父在小蓬莱捉获，养在船内。婉如妹妹带到家中，每逢妹子看那碑记，他也在旁观看。那时妹子曾对他取笑道：‘我看你每每宁神养性，不食烟火，虽然有些道理，但这上面事迹，你何能晓得，却要观看？如今我要将这碑记付给文人墨士，做为稗官野史，流传海内。你既观看，可能替我建此大功么？’谁知他听了，把头点了两点，拿着碑记，将身一纵，就不见了，至今杳无下落。”紫



芝道：“偏偏被这猴子偷去，令人可恨。不知那段总论，姐姐可还记得？”闰臣道：“我在船上看过两遍，此时提起，虽略略记得，恐一时说不明白，必须写出才好。”

宝云随命丫环设下笔砚。闰臣道声“得罪”坐下，写一句，想一句。幸而大略都还记得，不多时写完，随手又把几副匾对也写了。众人都围着观看。紫芝道：“与其大家慢慢传观，不如我念给诸位姐姐听。”于是高声朗诵，连匾带对，从头至尾，念了一遍。众人听了，个个称奇。紫芝道：“据我看来，我们大家倒要留神好好听，将来这些事只怕还要传哩。若在书上传哩，随他洩去，我还不怕；我只怕传到戏上，把我派作三花脸，变了小丑儿，那才讨人嫌哩！”兰芝点点头道：“你只是跟着吵，那个三花脸看来也差不多。”因向史幽探道：“姐姐，他这‘薄命谁言座上无’一句，是个甚么意思？难道内中薄命的多么？”幽探道：“若是多，他何不将‘谁’字改做‘须’字，‘无’字改做‘多’字呢？”宝云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这对句同那‘泣红亭’三字，究竟不佳。”因向师兰言道：“那论上曾说‘师仿兰言’，明明道着姐姐，其中必有寓意。这几日我们赴宴，你在那里登答公主，以及一切言谈，莫不深明时务，洞达人情。他这匾对用意，大约姐姐也可参详大概，何不道其一二？倘竟详解不差，大家知所趋避，也是一件好事。”师兰言道：“妹子那能解得仙机？若据对联两句细细猜详，却有个道理。”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

触旧事神往泣红亭 联新交情深凝翠馆

话说师兰言道：“若据对联两句看来，大约薄命是不能免的，似还不至甚多。幸亏‘座上’两字，若把‘座’字变成‘世’字，那可不好了。据我参详，要说个个都是福寿双全，这句话只怕未必，大概总有几位有不足去处。莫讲别的，只望望那个泣红亭的‘泣’字，还不教人鼻酸么？妹子有句话奉劝诸位姐姐，倒不必因此怀疑。古人说的最好，他道：‘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’又道：‘善恶昭彰，如影随形。’无论大小事，只凭了这个‘理’字做去，对得天地、君亲，就可俯仰无愧了。今日大家在此相聚，总是同年姐妹，非泛泛可比。诸位姐姐若不嫌絮烦，妹子还有几句话。即如为人在世，那做人的一切举止言谈，存心处事，其中讲究，真无穷尽。若要撮其大略，妹子看看去，只有四句可以做得一生一世良规。你道那四句？就是圣人所说的‘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’。人能依了这个处世，我们闺阁也可算得第一等贤人。这是为人存心应该如此，不应妄为的话。至于每日应分当行的事，即如父母尊长跟前，自应和容悦色，侍奉承欢，诸务仰体，曲尽孝道。古来相传孝女甚多，如女婧、缇紫之类，一使景公废伤槐之刑，一使文帝除肉刑之令，皆能委曲用心，脱父于难。他如木兰戍边，以身代父；曹娥投江，终得父尸。他们行为如此，其平时家庭尽孝之处，可想而知，所以至今名垂不朽。至于手足至亲跟前，总以和睦为第一，所谓‘和气致祥，乖气致戾’，苟起一争端，即是败机。如田家那颗紫荆，方才分家，树就死了。难道那树晓得人事，因他分家，就要死么？这不过是那

田家一股乖戾之气,适值发作,恰恰碰上树,因此要把个好好紫荆先就戾杀。他家其余房产各物,类如紫荆这样遭戾气的,想来也就不少。虽说紫荆会死,房产不会死,要知房产分析,或转卖他姓,也就如死的一样了。”

紫芝道:“妹子闻得田家那颗紫荆是他自己要死,以为警戒田家之意,姐姐怎么说是戾死的?”兰言道:“这话错了!自古至今,分家的也不少,为何不闻别家有甚树儿警戒呢?难道那树死后曾托梦田家,说他自己要死么?即使草木有灵,亦决不肯自戕其生,从井救人。我说那树当时倒想求活,无如他的地主已将颓败。古人云:‘人杰地灵。’人不杰,地安得灵?地不灵,树又安得生?总是戾气先由此树发作,可为定论。”紫芝道:“怎么别人分家,没见戾死过树木,难道别家就无戾气么?”兰言道:“戾死树木,也是适逢其会。别家虽无其事,但那戾气无影无形,先从那件发作颓败,惟有他家自己晓得,人又何得而知?后来田家因不分家,那颗紫荆树又活转过来,岂不是‘和气致祥’的明验么?诸位姐姐,刚才妹子所说侍奉承欢,至亲和睦,这都是人之根本,第一要紧的。其余如待奴仆宜从宽厚,饮食衣服俱要节俭,见了人家穷困的,尽力周济他,见了人家患难的,设法拯救他。如果人能件件依着这样行去,所谓人事已尽,至于‘薄命谁言座上无’那句,只好听之天命。若任性妄为,致遭天谴,那是‘自作孽不可活’,就怨不得人了。”众人听了,都道:“姐姐这话真是金石之言。”

锦云道:“以颜子而论,何至妄为,不知他获何愆而至于夭?”兰言道:“他如果获愆,那是应分该夭的,夫子又哭他怎么?就同叹那‘斯人也而有斯疾也’一个意思。因其不应夭而夭,所以才‘哭之恸’了。固云‘命也’,然以人情而论,岂能自己?即如他这论上‘泣’字,自然也是当泣才泣的,我们那里晓得。”锦云望着众人笑道:“兰言姐姐的话,总要驳驳他才有趣。刚才他说‘善恶昭彰,如影随形’,我要拿王充《论衡》‘福虚祸虚’的话去驳他,看他怎么说。”

兰言道:“我讲的是正理,王充扯的是邪理,所谓邪不能侵正,就让王充觐面,我也讲得

他过。况那《论衡》书上,甚至闹到问孔刺孟,无所忌惮,其余亦何必谈他?还有一说,若谓《阴骘文》‘善恶报应’是迂腐之论,那《左传》说的‘吉凶由人’,又道‘人弃常则妖兴’这几句,不是‘善恶昭彰’的明证么?即如《易经》说的‘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’,《书经》说的‘作善降之百祥,作不善降之百殃’这些话,难道不是圣人说的么?近世所传圣经,那《坟》《典》诸书久经湮灭无存,惟这《易经》《书经》最古。要说这个也是迂话,那就难了!”锦云笑道:“设或王充竟是这样驳你,你却何以对答?”兰言道:“他果如此,我就不同他谈了。”锦云道:“敢是你辞穷么?”兰言道:“并非辞穷。我记得《家语》同那《大戴礼》都说,‘俛虫三百六十,圣人为之长’。圣人既是众人之长,他的话定有识见,自然不错,众人自应从他为是。况师旷言‘凤翥鸾举,百鸟



从之’。凤为禽之长，所以众鸟都去从他。你想畜类尚且知有尊长，何况于人？妹子不去答他者，因他既以圣人为非，自然不是我们昆虫一类，他自另有介虫或毛虫另归一类，我又何必费唇费舌去理他？”这一番话说得众人齐声称快。锦云道：“若非拿王充去驳他，你们那里听这妙论？”

紫芝扶着茶几，望史幽探、哀萃芳道：“二位姐姐，你们可记得那论上说的‘以史幽探、哀萃芳冠首者’那句话么？这个坐位已是注定的，不必谦了，请坐罢，我们腿都站酸了。早些吃了饭，还要痛快顽哩。”幽探道：“既是久已注定，我们姐妹更要亲热序齿才是。况且即或我同萃芳姐姐坐了首席、二席，只怕沉鱼、锦心两位姐姐也不肯就坐三席、四席罢？”哀萃芳、纪沉鱼道：“我们谦让的话，也不必再说。如果宝云七位姐姐同兰芝八位姐姐也照中式名次坐了，我们无不遵命。”兰芝道：“诸位姐姐要教宝云七位姐姐也按名次坐，他是主人，安有此理？这是苦他所难了。至愚姐妹在舅舅家里，既不能僭客，又是奉命陪客的。如四位姐姐坐过，自然该是文锦、兰言诸位姐姐，何必再让？”谢文锦道：“这可使得不得。妹妹年纪甚轻，若这样坐了，岂不教别位姐姐见怪么？”

蒋春辉道：“诸位姐姐，看来这坐儿也难让。妹子有个愚见，莫若除了主人，既是兰芝八位姐姐在母舅府上不肯僭客，索性也除了，共除一十五位。余者拈阄如何？并且不论上下，就以东北第一坐拈起，至西南主席上一位为末席。阄儿虽按次序，坐位仍无上下，不然要论席面，又要许多分派。诸位姐姐以为何如？”众人都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宝云明知难让，只好依着众人。拈过之后，却是阴若花第一，唐闺臣居末。婉如道：“你看，连这阄儿也来凑趣。若花姐姐本是女儿国储君，自应该他首坐，恰恰就拈了第一。”紫芝道：“闺臣姐姐拈在末席怎讲呢？”婉如道：“闺臣姐姐拈在末席，就如总结一句的意思，言在坐一百人，无非都是唐朝闺中之臣。”紫芝不等说完，连忙手摇道：“姐姐留神，莫教人听见，把舌头割去，那才是个累呢！”说话间大家挨次坐了。绿云道：“闺臣姐姐为何眼圈通红，只管滴泪，这是何意？莫非拈了末席，心中委屈么？”闺臣忙把眼泪揩了道：“妹子何尝落泪？刚才被风吹了，所以如此。”原来闺臣因大家谈论泣红亭之事，触动思亲之心，不觉鼻酸泪滴，恨不能立时飞到小蓬莱，见见父亲，才趁心愿。正在伤悲，忽被绿云看见，忙用言词遮饰。众人也就忽略了。

若花道：“幽探阿姐，妹子有句话说。我们都是同门而兼同年，大家理应亲热，不该客气才是。况异姓姐妹相聚百人之多，是古今有一无二的佳话。刚才诸位阿姐都不肯上坐，也不过因姐妹相聚，那里论得客套，所以此刻按阄而坐，无分上下，真是亲热之中，更加亲热。但既如此，还要阿姐向宝云诸位姐姐说声，送酒上菜，一切繁文也都免了，才更见亲热哩！”史幽探道：“姐姐所言极是。”于是大家都向宝云





钱玉英

柳州司馬錢老翁小姐許與文陸五公子之妹許雪亮名聚鳳

姊妹说过。

不多时，丫环送了酒，又上了几道菜。紫芝叫道：“若花姐姐，你说异姓姐妹相聚百人之多，是古今有一无二的，这话我就不信。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？难道自古至今，就只我们聚过？这话不要说满了。”掌红珠道：“若花姐姐这话并非无稽之谈。妹妹不妨去查，无论古今正史、野史，以及说部之类，如能指出姊妹百人相聚的，愚妹情愿就在对面戏台罚戏三本。”紫芝道：“我不信，我要查不出，也罚三本。”众人道：“好了！无论那位输赢，我们总有戏看了。”紫芝想了半日，因走至卞滨五车楼上，把各种书籍翻了一阵，那里有个影儿，只得扫兴而回。蒋春辉道：“妹妹，我劝你不必查了，认个输罢。莫讲百十人，就是打个对折也少的。我倒有哩，不但百十人，就是二三百人，我也找得出。你如请我三本戏，我就告诉你。”

紫芝道：“与其请你三本戏，倒不如认输了也罢。我就请你，你说出大家听听学个乖，也是好的。只怕未必有百十姐妹聚在一处，也未必有过凭据罢。”春辉向若花道：“妹子同紫芝妹妹说顽话，姐姐莫要多心。”因又向紫芝道：“如何没凭据？我们本朝那部《西游记》，可是有的？《西游记》上女儿国可是有的？你到女儿国酒楼戏馆去看，只怕异姓姐妹聚在一处的，还成千论万哩！”紫芝道：“姐姐，我也不说，只教你自己想想，这几句话可值得三本戏？”春辉道：“若说这个不值，你就展我一年限，等我也去淘出一部书来，那就有了。”说的众人都笑。

少刻，用过面，宝云道：“妹子恐诸位姐姐用不惯早酒，不敢多敬，只好晚饭多敬几杯罢。”说着，一齐茶罢出席。彩云道：“妹子在前引路，请诸位姐姐到园中游玩。”大家都跟着在园中散步闲行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

古桐台五美抚瑶琴 白菜亭八女写春扇

话说众才女都到园中闲步，只见各处花光笑日，蝶意依人，四壁厢娇红姹紫，应接不暇。刚过了小桥曲水，又见些茂林修竹，步过几层庭院，到了古桐台。锦云道：“诸位姐姐莫走乏了，请到台上歇歇，吃杯茶罢。”众人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都进了古桐台。

这平台是五间敞檐，两旁数间凉阁，庭中青桐无数，壁上悬着几张古琴。紫芝道：“我才看见这琴，忽然想起前在公主府，只顾外面看紫琼、紫菱二位姐姐下棋，后来才知尧蓂、尧春二位姐姐同公主弹琴，可惜妹子未得听见。我想当日伏羲削桐为琴，后来尧、舜都作过五弦琴。今二位姐姐香名皆取‘尧’字，可见此道必精。妹子意欲求教，不知可肯赏脸？”并尧春道：“妹子这个名字，叫做有名无实，那里及得尧蓂姐姐弹的幽雅？他才名实相称哩。”吕尧蓂道：“姐姐不必过谦。妹子前日原是勉强奉陪，今既高兴，自然还要现丑。但舜英姐姐前在公主府，因天晚未及领教。闻得瑶芝姐姐背后极赞指法甚精，今日定要求教。”田舜英道：“不瞒姐姐说，弹是会弹两曲，就只连年弄这诗赋，把他就荒疏了，所谓‘三日不弹，手生荆棘’。设或弹的不好，休要见笑。”宝云道：“瑶芝妹妹，前日业已让你躲懒，今日遇见知音，还不替我陪客么？”瑶芝道：“妹子正要叨教，怎敢躲懒？但琴主人不来陪客，未免荒唐。”素云听了，忙把两手伸出道：“好姐姐，我并非躲懒，你看这两手指甲，若剪去岂不可惜？况有四位，尽够一弹，何必定要妹子？”瑶芝也把手伸出道：“这两年因要应试，无暇及此，那个不是一手长指甲？你是主人，既怕剪，我更乐得不剪了！”紫芝道：“你们二位姐姐不弹，岂不把瑶琴、素琴两个好名色埋没了？瑶芝姐姐既肯陪客，素云姐姐你是主人，何能推脱？”素云无奈，只得命丫环把剪子取来。

宝云命人摆了琴桌，又焚了几炉好香。紫芝道：“五位姐姐，香都上了，快把脚修好，请登坛罢。”素云道：“我同舜英姐姐你骂一句也罢了，难道你家瑶芝姐姐你也骂么？”紫芝道：“妹子何尝骂人？”素云道：“我们三人在此剪指甲，你说把脚修好，岂非骂么？”紫芝道：“原来姐姐听错了。我说把甲修好，并非把脚修好。甲者，指甲之谓也。姐姐何故疑到我的屐中乎？”素云道：“好，这句骂的更好！我看你咬文嚼字的，太把科甲摆在脸上了！”

尧春道：“我们现在共有五人，若每人各弹一套，须半天工夫，岂不误了游玩？此处琴既现成，莫若大家竟将《平沙》一套合弹，四位姐姐以为何如？”四人都道：“甚好”。归了坐，慢慢把弦调了。丫环送上茶来。众人茶罢，也有站的，也有坐的，听他五人弹的真是声清韵雅，山虚水深，兼之五琴齐奏，彩云欲停。那些听琴的姊妹也都觉得惊鸿照影，长袖临风，个个有凌云欲仙之意，都道：“从未听过五琴合弹，倒也有趣。”师兰言道：“这可算得绝调了。”言锦心道：“五位姐姐琴是抚的极妙，不必说了。我不喜别的，只喜兰言姐姐这‘绝调’二字，真可抵得嵇叔夜的一篇《琴赋》。任你怎样赞他抚的好，弹的妙，总不如这两字批的简洁。”

大家出了古桐台，又往别处游玩。紫芝道：“我不喜别的，难得五个人竟会一齐止住。”因向并尧春道：“刚才五位姐姐弹过琴，此刻该弄五管笛儿吹吹，才不缺典哩。”尧春道：“此话怎

